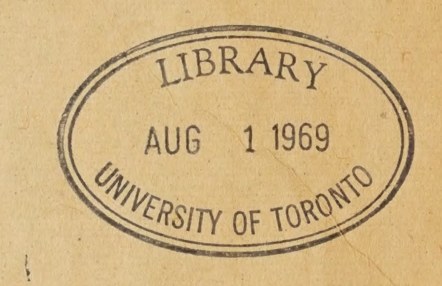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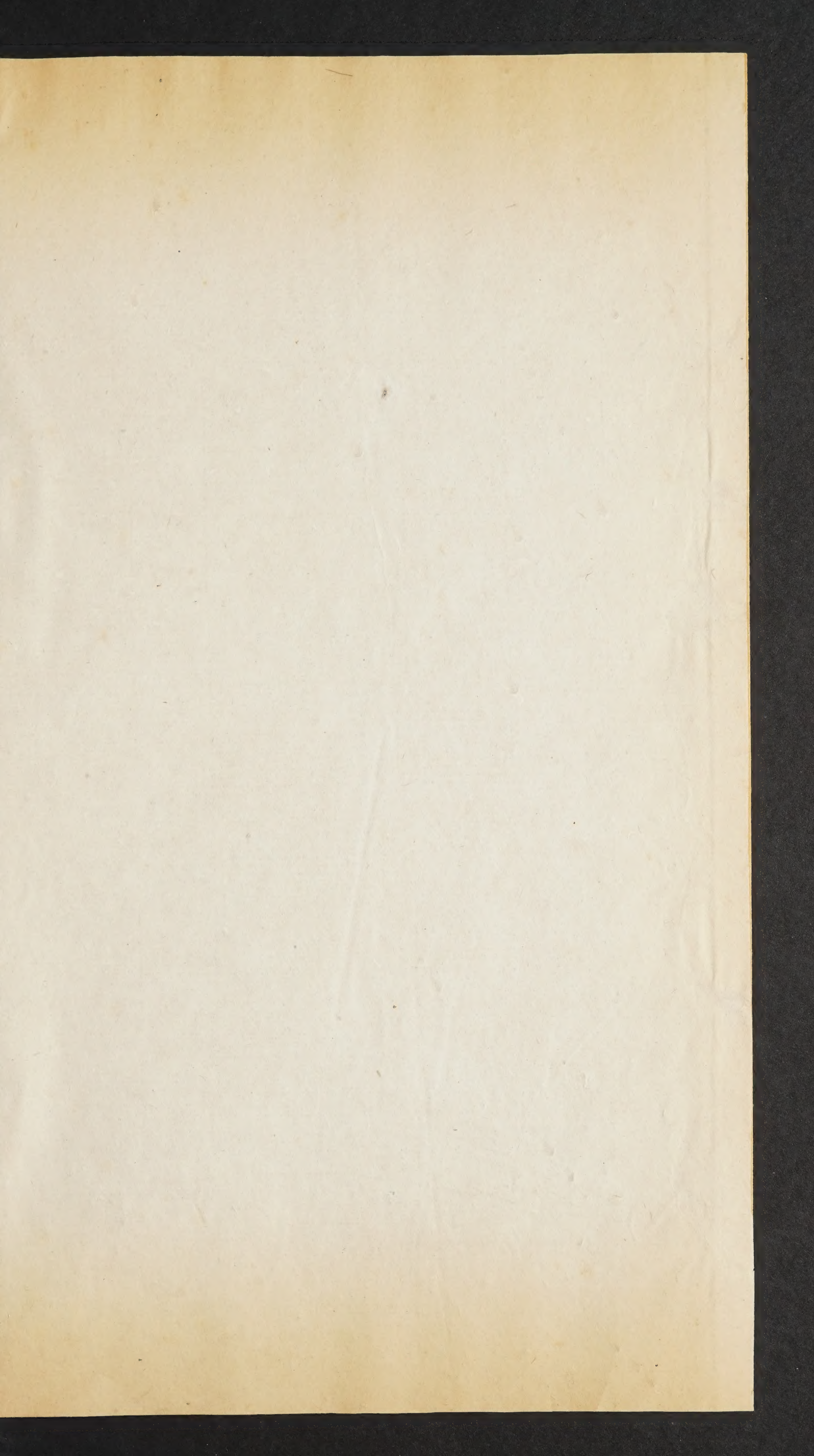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日知薈說卷二

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本非有二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為生即具此理以為性故體之於人即可以識天命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无妄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為知覺也不

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為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也夫豈別有所謂理而可以妄加之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旨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葢誠為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極其誠然後能合其宜合宜者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其宜悖宜者人心也自舜發道心人心

之說後世學者遂謂道心為天理人心為人欲而不知道心乃性理之端倪程子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即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見陰陽也至於分而為陰陽則固非太極矣然則性理而但該之以道心可乎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含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

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至於晝中有夜夜中有晝男中有女女中有男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之論雖其相生相伏之數也要之其去太極亦已遠矣方之於人則如人心之不可為道心也未達於性理者自作主張別生枝葉妄自以為有道心而不知其入於人心為已甚矣善學者求其

性之固有循乎已之當為克已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即性即理本源之學於是乎得致用之道於是乎通古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為不虛矣

天命之謂性秉乎天者即生生不息之理率性之謂道體乎人者皆生生不息之心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羞惡辭讓是非皆原於惻隱貫萬

善而親親仁民愛物皆根於不忍也
天有四德而元為長人有五常而仁為首故孟
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有仁然
後可以成其為人以明仁之不可須臾離至程
子復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葢與孟子之論互
相發明夫惻隱之心為仁之端未有心具乎仁
而無惻隱之心者也亦未有離惻隱之心而為

仁者也蓋仁舉其全體而惻隱見其一端人能由是心而充之凡事莫不用其惻隱則仁豈可勝用乎非特此也必燕居獨處無所不存其惻隱之心則所謂在腔子裏是也以之克己則已克而禮復以之應事則事順而心安滿腔子中無非惻隱之心融融然怡怡然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豈外是哉

聖人之言其遠如天所謂化不可為聖不可知
終身由之而莫能盡者也其近如地所謂日用
飲食出入起居無一事之可離無一息之不在
者也然遠以近譬近以遠彰遠天即近地之理
近地即遠天之施
行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試問有德之君子其
所行之道與夫所謂有得於己者為何若乎蓋

無所得也無所得然後為實有得而德在是矣是德也無得失之見也無人我之見也夫必有人我得失之見而後取與形焉無人我得失而取為誰取與為誰與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非獨私惠也即詩所云示我周行以德為惠而君子亦不自留也盖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天下之事無非吾分內之事有

何私惠乎示我以德無非吾心中所固有何必留於心乎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已不計其為人為我為取為與而斤斤焉於交接之際計其為德乎為非德乎吾其留之乎其不留之乎是皆訓詁者失經文之本旨聖人之意必不若是矣

記曰報者天下之利夫君子不言利而天地聖

人則以利為四德之一且以占天下之報者豈不曰報以天下則天下之報即天下之利以天下之利報天下天地聖人何容心乎故物之來者報之因其自然而各當其理各適其性此利之在我者也物之去也報之亦因其自然而各遂其生各觀其成此利之在物者也利在我而無我利在物而因物所謂以天下之報普天下

之利也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天地無心以萬物爲心聖人無情以萬民爲情報者天下之利盖如是而已矣

張子正蒙謂大人有容物無去物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有心之容乃無容也無心之容乃有容也既爲無心之容則於何物而見其有去來哉於物而見其有去來者必其無心未造

於極者也天地聖人如是無心亦如是有容斯已矣雖間有去物亦容其去而已矣即其所去之地亦在吾容中而已矣若謂去物爲推之使去是以凡人之心而度天地聖人之無心也若謂去物爲物之去而天地聖人聽其自去是猶以天地聖人爲有心而度天地聖人之無心也夫無心而有容此大人者所以與天地合其德

歟

周子通書曰廓之配天地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也使其不廓則天地不見其為天地安所為配配之云者天地配我而已矣蓋仁義中正性之理也聖人行之則為道然是理也豈以聖人行之而增凡人失之而減乎夫有增減則有絕續欲以配不貳不息之天地天地不能也然天地不

遷而遷者也聖人之道遷而不遷者也不遷而
遷極乎氣運遷而不遷統乎理極氣會理而理
統氣故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而已矣
修身莫過乎知禮而徒知無成也必契其本徒
契其本亦鮮通也必致其用故致其用則急躁
者失涵養之方優游可法矣契其本則詐僞者
失踐履之實忠信為美矣忠信以立其基則卓

然有自立之志而言不茍言行不茍行内外如一言行相符於是焉修其威儀飾其容止雖温厲恭安亦由是馴致以底於化而巳矣是故忠信舟也優游楫也二者雖相資其先後節度君子不可不知也

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故有命之説使知出於天而各有所限富貴不可倖求貧賤不可茍

避用以防其欲念之萌此乃聖人為中人設教
也蓋天命之謂性此命非所謂利害榮辱之命
也混然而太虛漠然而無體雖仁義禮智之德
皆其中所包涵也而尚何欲之可防哉上帝之
所命命此也聖賢之知命知此也君子之所謂
命謂此也若夫防欲之命尤其比之糟粕者耳
何也一言乎防欲則其為欲已大而其為命已

小矣夫子罕言命不以此歟

太上無思非無思也盡人物之性而思不可名狀也其次慎思勿動於朋從也夫有所勿動則有不能不動者此固聖人所不能强於常人亦曰敎之以睿作聖而已葢初於思中蕩滌邪穢使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然後於理事之應無所不通通微則睿而睿作聖矣此自明而誠之

事也

邵子謂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者其明於理氣之説乎指節象天之四時掌文象地之五方人所易知也人各有所以象之之理舍之而弗由而欲舉手以知天地天地豈易知哉春秋之温肅指弗知也山川之流峙掌弗曉也惟觀四時之運行誠如指節之自動五方之遥隔

近如掌文之可睹則氣即理而理即氣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

少儀云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盖教人主敬之學也夫言主敬敬豈外來哉心與敬二則有時而敬有時而不敬又安能合虛盈有無而一之哉聖人敎人常使人反身而誠誠在於身又焉用反此其義正與少儀相發明學者誠能與

敬合一則執虛與執盈入虛與有人原無二致不見有敬之可主況有不敬之事乎

易曰聚而上者謂之升實君子為學力行之大法蓋地中生木有循序漸進之象焉故其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地中生木非助長之比也積小以成高大則有事焉而勿正也聖賢教人之法非一端莫不歸於温故而知新循序

而日進若夫推之為治而允升于大猷亦未有不由於此非聖學之外别有治功也

莊周云不物故能物物言無心則無物之見存然後能盡物之情而無所蔽也有物無物如鏡之照與不照而鏡有所不知大物小物如鏡之大小隨應而現而萬物各一其象其於道非概乎無所見者然其異於聖道者即在此聖道若

何曰聖人有心而無為
莊周曰至人無已非無已也無有已之見也其消息沖融猶透水月華虛而可鑒夫月現於水而月不自見其為月猶物備於我而我不自見其為我則雖應物而動猶不動也故以靜止動者猶之塞耳而不聞耳尚在也不動則可矣動則物或擾之至人之無已也譬之無耳尚何有

於動不動哉然聖人之止所當止而不見有已與物也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莊周謂無用乃可以得大用所謂無用者謂為世所棄也所謂得之為大用者以不材終其天年也是以求得大用而漫為無用以避世患其與戰國縱橫之學相去蓋一間耳君子行法以

俟命然幾見其必逢世患哉周之論單豹張毅
也又明言其兩陷而無所逃故余謂周之書以
知命達生為宗其實命不能知而生亦未能達
也

君子謹言慎行欲其身之無過正心誠意欲其
心之無過內外交修功每相資者皆言其用力
也心體本無過聖人無待於去過舜之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是也

人君慎德而後德盛然慎之為言通內外貫終始徹有矜放之心則非慎矣非慎德安得盛哉德不盛則敬不能勝怠義不能勝欲而狎侮作矣狎侮之念萌於中則狎侮之事見於外待賢之禮有必虧臨民之體有必失故慎之為言徹上徹下而務絕其狎侮之萌者也然以慎德而

制夫狎侮狎侮仍未忘也苟慎或有時而懈狎侮之乘也如故惟夫慎之又慎以至於無可慎則德盛而不自知其德之盛於狎侮乎何有非聖人孰能與於斯哉

文之興也敬之所以濟也然無文又不可以表其敬是蓋體用相成之義而立其體以達其用者蓋少逐其用而反背其體者蓋多聖人有見

於人之若是也故正告之曰至敬無文然文之為文亦豈外至敬而別有所謂文哉

張子謂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子貢嘆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此即其得聞性與天道也使以性與天道為可聞則並文章亦不可得聞矣文章者何即禮樂也禮樂與性天並非二事然制禮作樂者必有聖人之德而居

王者之位是不可以得兼也豈常人遂不可聞性與天道乎性與天道日在人目前而人弗由之雖揖讓俎豆之間俯仰琴瑟之側謂之為能禮樂者不可夫不有無容之禮無音之樂以與人相周旋乎識乎此則所居者安和而悦豫所謂唯聖人為能饗帝唯孝子為能饗親者具於是矣

天子之貴四海之奉其娛心志悅耳目者何窮而周公作禮必曲為之防者所以謹患難於未然杜放逸於未作故雖一食之頃必以樂侑樂主於和而入人者深所以優柔涵養而導之以心和氣平於是乎天下之大本立矣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皆有志於學孔子之道而資禀之剛柔學問之深淺雖聖

人不能強齊故同一問仁必因其人而荅之如告顏子以四勿示仲弓以二如二子固七十子中之首出者然四勿則大而該二如則簡而約蓋惟顏子可以盡絶私意直探本原而仲弓則猶待勉强之功以造乎仁者也學者由仲弓之敬恕而日積之至於私欲盡天理行斯即顏子之克復歸仁可決其幾於一日聖人之仁體不

即在我乎

謙尊而光卑不可踰非止應事接物之間為然也旦明夙夜無時而不然如執衡焉必適其平如執權焉必適其中守之以兢惕奉之以退讓夫如是則有所持循而驕泰之氣日益以消冲和之美日益以積豈非德之柄乎

天之生聖賢也非欲其自善一身樂道守困於

世無補以終天年而已必將使其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故聖賢所處雖用舍不同而畏天命憫人窮以斯世為已任其心未嘗一日息也顏子與孟子其揆一而已矣孟子當戰國時王道式微處士橫議天理民彝不絕如綫百姓困於虐政如在水火中而拯救之不可以少緩故不得不如孔子生春秋時而以命世自任

不敢效顔子之閉戸者然設使顔子之時而無
孔子則簞瓢陋巷油然自樂者必變而為斯世
斯民之憂惕然而不能自已盖孔子在則顔子
從師顔子之憂孔子憂之矣孟子嘗云禹稷顔
子易地則皆然顔子之異於禹稷即其地之異
於孟子耳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量與夫皇皇
汲汲痌瘝一體之心曷嘗少異哉

身欲勞而心欲安身勞惟何義理之事多不適
已必寧受其勞而為之心安惟何中和之養多
不從欲必强求其安而為之推而至於利害死
生之際莫不惟求其心之安而不顧其身之勞
習之久而漸即於化焉亦能泯安勞為一致合
身心為一體矣故求仁得仁心之既安身雖勞
亦安也若徇利縱欲以求身安心甚勞而身亦

不安也故修身俟命之君子勞則不避安亦不求故常得所安而亦不見其勞焉耳

張橫渠曰心統性情情之未發則為性自其初發未發之間氣乘理而出性動而為情者曰知覺知覺者吾心之良知良能也然非本天命之性又何以發皆當理而不失其天哉故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君子之治喜怒哀樂也惟在涵養之功涵養之功亦曰存誠主敬而已誠則无妄敬則無慢存之於不睹不聞之地而謹之於莫見莫顯之時至於久而不已則天理全而人欲泯惟率其性之本然而發為情之至正喜怒哀樂有不中節者乎故敬以直內涵養之謂也義以方外喜怒哀樂中節之謂也欲其發之中節必其存之也

中中者中也中節者和也中而和則大本立達道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矣

一物各有一理而物物共此一理大小始終表裏精粗皆本純一之理以行之不息之誠以守之自夫婦日用之常以至於家國天下之際統有宗會有元汎應酬酢無不曲當一貫之道至此而得矣

忠信不主則或存或亡而不能保其不失聞義不從則或作或輟而無以為高遠之基善人之質美未學主忠信而不從義者也然無從義之功則忠信亦不能察識擴充以復其本然之全體故精義以啓從之端所以察識此忠信也集義以盡從之實所以擴充此忠信也

聖賢敎人惟在收其放心所以收放心者尤當

於靜時求之蓋人心之動因物以遷是心之放由於動也惟於靜時主敬存誠以涵養之偶有私欲之萌即省察而克治之如是則放心收而天理之公常在我矣朱子所謂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放心即此意也蓋專一誠也嚴整敬也不誠則理不能存不敬則私不能克私克而理存放心收矣

君子之學所以巳物兼成者亦曰明通公溥而巳明通本於靜虛公溥本於動直動於外而直返之於內則公溥靜於內而虛達之於外則明通合內外徹上下孰有外於誠之理乎

周茂叔有光風霽月氣象蓋其廣大寬弘之量得太極自然之理又與二程張朱有不同者矣故茂叔生知者也明道幾於生知者也伊川橫

渠晦菴學知者也橫渠教人以知禮成性伊川教人以主敬其氣量固不若茂叔之廓然然而同為傳道之大儒則又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福善禍淫天地之心也然亦人之自取天地豈有成心哉或者謂一災一異皆有其應一言一事皆得其報是以己之私心度天地之有心也或者謂天變不足畏感應未必然是以己之放

心度天地之無心也
學者希聖而希天其所以用力之道必省察以
謹其幾必涵養以完其性幾不可不謹否則縱
性不可不完否則狹縱而狹有一不可言學也
故主一無適而本立矣格物窮理而知致矣返
已體察而實踐矣夫然後優而游之饜而飫之
鳶飛魚躍無非自然之趣也沂水春風無非自

若之天也於以暢吾中而廣吾志私欲潛消渾然天理殆與造物者游而豈兀若槁木自以為有得者所可比儗哉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以言乎内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以言乎外也中庸則兼内外貫終始為天命之當然精微之極致孔子所以歎聖者能而民鮮能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雖在物而莫不涵於此心也內也義雖因物以處而要皆此心之裁制也則義亦豈在外哉故當其寂也為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眹也當其感也為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由是言之舍理則不可以言義而外義則不足以為理君子不憑心以為理以理之麗於物者為理此萬物皆備之體也

非徒循物以為義以循物之理而處之各得其當焉此萬一各正之旨也

物無終始而一歸於朽鳥獸之飛奔甤焉而朽華木之榮爛蟲生之而朽草茂於夏而秋朽之燈明於夜而晨朽之金鐵之剛或煅之玉石之堅或琢之其終亦莫不歸於朽其於人也亦然被服衣裳爭名競利其生則榮沒則已焉於是

卓然有志之士思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垂不朽於世吾謂立德而無傳道之言以牖來者安知不使人疑為黃叔度之儔立功而不本於內聖外王之學安知不為管商雜覇之治至立言則蘓張莊列皆能之適以為生心亂政要必如漢之仲舒隋之文中子唐之昌黎然後可謂立言而仲舒文中子昌黎未始不本於道德仁

義以為言條對時事又章章有本末可見施行由是觀之必合三者而皆有之庶幾可稱不朽焉耳

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志以道寧之事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以道接之事也

程子曰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學者內而無適以存其誠外而整齊嚴肅以致其敬內外交修動靜有養而德一矣德一則常而純常而純則動惟以理吉之道也

王守仁曰求靜之心即動蓋至人無心以萬物為心以萬物為心者即萬物之一動一靜無非至人之心也彼其逐逐於物而失其本心者非

物之動其自心動也以是為可厭而求靜以安心者不知其動為已甚也且夫厭城郭之喧譁者走而之鄉邑為可避矣久之而鄉邑猶有人在也又走而之山林為可避矣而山林之中鴉鳴雀噪不可避也即驅鴉雀而空其林風生籟動庸可避乎周濂溪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明道曰動亦定靜亦定豈必却動以求靜哉

地主載以任養萬物為功仁道之行無物不載則仁乃萬物之地也儒行謂敬慎為仁之地譬夫觀海者但見其汪洋無際而忘其載而振之者地也必敬慎之心無徃而不存然後仁能體事而無不在猶地之可以載水水之不可離地也靜而不能敬慎則心放而仁之體無所託動而不能敬慎則理失而仁之用不能行然非以

仁居之則所為敬慎者亦且空洞而入於虛無矣

海若之見少非謙言也然猶有見在焉故不過博向若之歎非無名也比之河伯其為小大則殊矣其為自多又何以異哉至人之見見無見也不存乎見少況存乎見多哉譬之契水之本源而天下無非水也大而為渤海細而為牛蹄

之涔在牛蹄之涔不見其少在渤海不見其多不見其多故可以為牛蹄之涔不見其少故可以為渤海海若之存見少是但可以為渤海而不可以為牛蹄之涔也故大德無名必小德之咸備也大器不形必小器之盡該也大智若愚必小智之悉察也大功無成必小功之全奏也如是則水一而已何有渤海蹄涔之分哉是之

為不貳

聖人虛其心而心存備萬物而非增無一物而非減如是則雖日與物應而無應物之心無應物之心故天下無不可應之物也蓋心猶鏡也必本體至明然後物至必照而無物可以蔽之塵集於鏡而鏡即照塵奩掩夫鏡而鏡即照奩墜鏡於塗而鏡即照塗舉鏡於空而鏡即照空

其本體之明不可息也苟雜鉛錫以為鏡則雖勤拭之而其昏也不待頃焉聖人之心常明以其湛然而無欲耳

謂天地為有心乎有曰天地無心而能生物者矣謂天地為無心乎有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矣是天地之心不可見於物之生生不息可以知天地無心之心無心之心不可謂無既無心

矣不可謂有然則謂天地之心即萬物之心不可謂萬物之生皆分天地之心以為心庶乎少近之耳然萬物之各執其心以為心者并非其本心也不得於已則有怨見可愛慕則生貪天地之心不如是也萬物之本心無以見則天地之心更不可知然物之生既分天地之心以為心則雖牿亡反覆其本心不可得而見而亦非

終不可見百事之昏而一事之明則其本體依然可見矣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德者得於已之謂也其德何似量亦隨之上德之不德其量不可量也下德之不失德其量猶可量也夫有可量則仍與天地不相似天地以不可量者為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聖人之為聖奚以異是

思慮人之所必有豈能盡絶之使息耶況此有以絶之者又非思慮而何哉惟居敬以立其本廓如太虛之闊而不覺其廣朗如秋月之皎而不覺其明應物而不應於物役人而不役於人夫然則理尚不自立而況於欲乎正尚弗自居而況於邪乎夫有意息思慮是錮扃以防賊也任思慮之外馳亦開門以延寇也延寇者固不

足道而防賊者亦豈有得哉且大盜惟恐其錮之弗固也

老氏之絕仁棄義固以煦煦之仁孑孑之義爲不足高也況非仁義乎晉人之絕仁棄義乃有執乎仁義不足高之意而特以此爲是也夫有所爲是豈老氏之旨哉老氏之道固不足以治天下況效其糟粕者乎

仁之未發也渾然廓然大中至正而已矣人欲觀仁不知何者之為仁也惟其接於物而如心之謂恕然後有以見夫仁之施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之行乎恕者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恕之歸乎仁者也

觀書所以長我志氣拓我聰明且日知所未知日行所未行久之而内不見我我書即為我外不

見書我即成書此與書為化而不以心稽者也
故易大傳曰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聖賢之學即見乎聖賢之書使聖賢於書之外
別有所謂學則書非聖賢之書學亦非聖賢之
學矣聖賢立教本欲使人人因書以修聖賢之
學以至聖賢之地豈有遺哉豈有隱哉
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是語也曾子言

之董仲舒舉以告其君橫渠張子又稱之以教
學者則知上而人君下而學者均當自勉毋使
徒聞而不尊知有餘而行不足以日入於空虛
無實之學焉則幾矣
大學端本於明德而已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
而已要乎能得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理固如
是也然必至於本末無間終始合一無所謂先

而無不可先之即先天而天弗違也無所謂後而亦可以後之即後天而奉天時也非大人之學其孰能與於此

敬者志之所由以立者也敬於所存則志於希賢希聖敬於所發則志於堯舜君民徹上徹下無內無外察理則思極其精處事則思極其當如是則吾性吾命之學與修齊治平之實一以

貫之此嚴恭寅畏所以事天而古聖人之修已以敬而安人安百姓者舉不外此也

學記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君子之學何以異是滌性命之原返昭曠之本湛湛然出之無窮之府引之不竭之淵所以疏其源也遊之乎詩書之圃行之乎仁義之塗沛然其內充而外達也浩然其日引而月長也優游漸進

不舍晝夜而終必至乎大成所以竟其委也雖然踈其源而達其委者又豈有所作爲也哉孟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君子爲學無躁進之志也無穿鑿之巧也順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至於一旦豁然貫通則達海之勢有莫能禦者矣不然者無萬川之歸又安能不竭於尾閭之洩哉

四子言志於由點一與一哂在聖人初無垂教之心而默而成之化而裁之已使人有悠然自會於意言之表者故聖教如化工云

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而戴記有曰三日三夜無絕火盖物有久而後熟如此者讀書亦然立志以端其本如煑之先以烈火也主敬以敕其中如謹視其火候也涵養以成其

終如物既熟矣以細火養之使全其味也如是而才醇而德美矣讀書而未至於成則是煮八珍之物半熟而置之也不可惜乎

萬物其同乎羽生者不可以疾趨鱗生者不可以陸游萬物其異乎含靈者咸具其覺知成形者胥歸於物化然有不同不異天地不見其大而纖芥不見其小管乎物我之間而不識其名

之自始者其誰耶故螟蛉蜾蠃異體也苟祝之則速肖之仲尼顏子異形也苟祝之則速肖之自其異者而觀之則無同自其同者而觀之則無異也若是乎同異之不可恃而人第執其既肖以後者為同而不知肖者非生而同又烏知其不同者之一本於大同耶

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人心之所接皆天地間

萬有不齊之物以一心應萬事而有餘者聖人也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不見有已不見有人故無所為思常人則心役於物思之所以憧擾而朋從也朋之從雖有善不善之分即善而出於朋亦有私繫之失非聖人大公之善矣況乎其有不善者乎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中正而誠則聖矣

中正而誠思誠之學也思而誠與誠者無異矣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此之謂也中庸言學曰其次致曲困知勉行者必加人一己百之功焉是以聖人之道有一致而無二途有漸進而無躐等不可怠也不可躁也終吾身而已矣

日知薈說卷二

